

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 《铍罗当游江南》整理研究

□丁淑梅

摘 要:《铍罗当游江南》为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 64 册之一种,与其他“乾隆游江南”的小说戏曲刊本不同,将乾隆南巡的故事置于独特的川地文化趣味和浓郁的地方民俗活动中,以民间的视野解构权力角色,在江湖游弋中表达了底层的淳朴和市井生活的复杂面相,角色颇具个性,曲词对白诙谐风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剧对“游江南”的主题和题材进行了民间的别解,呈现出江南文化迁移与川地风俗相交织的生动社会图景,对于了解清末四川地方戏创演及风俗民情具有极高的价值。

关键词: 戏曲; 四川唱本; 双红堂; 清末; 铍罗当游江南

中图分类号: J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0X(2014)06-0010-06

作者简介: 丁淑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64

DOI:10.14003/j.cnki.mzsysj.2014.06.020

双红堂文库^①收录近千种清末民初木刻、石印、排印之唱本,分隶双红堂——戏曲 188、189、190 子目中,归入集部南北曲杂曲类。除北京唱本外,在戏曲 188 目中,专门收录了清末民初四川地方戏曲本 64 册,除 9 册录俗曲唱本外,有 55 册收录了清末民初四川地方折子戏曲本 64 种,其中重本 2 种,残本 9 种,同题异本 3 种。这些唱本虽经黄仕忠先生整理目录,^[1]但尚未引起研究者关注。这些曲本,包括《斌书剑》《收劳虫》《度牡丹》《鱼鳞剑》《狐凤配》《华容挡曹》《锦江楼》等。唱本内容涉及历史故事、佛道度

脱、聊斋鬼戏、侠义公案、才子佳人等题材。其《铍罗当游江南》一种,与其他同题材的戏曲剧本和《乾隆游江南》小说不同,将乾隆南巡的故事置于独特的川地文化趣味和浓郁的地方民俗活动中,置于民间的视野和江湖游弋中,表达了底层生活的复杂面相,呈现出江南文化迁移与川地风俗相交织的生动社会图景。

一、版刻样貌与故事源流

双红堂藏《铍罗当游江南》,封面用边

收稿日期: 2014-10-20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 14BZW075。

^①双红堂文库系日本法政大学长泽规矩也藏中国明清戏曲小说,后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书斋之称名,缘于长泽先生大正十四年购得宣德十年刊《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及觅购崇祯本《娇红记》。东大双红堂文库虽已无“双红”之所在,但文库存明清戏曲小说文献丰富,许多为世罕见。

框和黑线分割为四个框区，封面上方横书“新刻”，正中竖刻黑体大字“铍锣当”，右边竖排“乙酉年琢成 六十五册”，左边竖排“邛州双发堂刻”字样。“乙酉年”，是道光五年（1825）还是光绪十一年（1885）尚不能确证，光绪年份较为接近这批四川唱本遗留信息总体刊播的时段。在刊本内页的《林君爱界牌献金》一场尾部有“邛州堂”字样，《陈娘娘游御花园》尾有“邛州堂刊刻”，《西瓜宝北京下书》《陈总爷围困当铺》两场尾部有“邛州堂刊”字样，从这些刊记信息可见这本双发堂刻本《铍罗当游江南》，是依据旧刻本新刊的，旧堂号已被挖去，无法辨认。邛州，是清末成都府下辖诸州县中除崇庆州外毗邻成都较近的地区，其行政中心是邛崃。双发堂，是清末邛州的刻书堂，崇庆亦有同号书堂，说明双发堂在当时的川西南地区是有分号、有规模、有名气的书坊。双发堂光绪三十四年还刊刻过俗曲唱本《和气歌》。^{[2] (P560)} 此外，邛州尚有万顺堂、长发堂、万发堂于光绪七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一年，宣统三年先后刻有与戏曲、俗曲相关的本子《啸原谱中原音韵》《古怪新文》《盗灵芝》《双报恩》《湖广孝歌》《活捉王魁》等，^{[2] (P556-558)} 可见邛州书坊清末出版戏曲刊本的情形。

双红堂藏《铍罗当游江南》一剧共15场，分为江南铍锣当、后宰门文武候驾、界牌关龙虎聚会、君臣们大战双雄、刘彭将三闯康贼、端午节龙舡大会、乾隆王大闹龙舡、土地爷大变乌鸦、陈总爷围困当铺、李君奇监内诉苦、西瓜宝北京下书、林君爱红面许亲、陈娘娘游御花园、林君爱界牌献金、九龙口候旨封官。剧叙江南武举孝廉刘正邦偕妹祭扫祖坟，其妹被国舅康子真强掳并打死，刘正邦进京告御状。乾隆路遇正邦邀其同行，山中遇双雄镇牛羊、马角打劫，得刘小宝相救，邀刘小宝同行。四人至茶铺暂歇，彭成耀及二刘进城寻客栈，与康家冲突被掳。乾隆骑骡进城投宿一有富恒题字的旅店，收店家李君奇小儿“西瓜宝”为义子。乾隆游端午节龙舟大会与康发生口角，

为义子相救。乾隆将皮罗典当，李君奇告知当铺为康子真所开，内中有诈，以私钱兑官钱；乾隆前去赎衣，反被吊在西廊鞭打。此际土地化乌鸦报信，李君奇前去相救，康却诬告李带人盗物，借江南知府之势将乾隆等人收押在监。西瓜宝探监，乾隆表明身份，义子往京城搬兵。随西瓜宝上京的陈忠误上贼船，被丢入江心。西瓜宝为王星喜救下并保其上路，入林君爱家，为林相中许亲赠银。李君奇之友安邦日夜兼程，递金鞭与总督下书，力竭殒命。总督得令救驾。陈娘娘后花园遇西瓜宝骑黑骡，得知圣上有难，命富恒为帅前去接驾回朝。两路兵马将恶人一并打尽。牛羊、马角被关押，知府自缢，康子真满门抄斩。林君爱前往见驾，界牌献金。乾隆闻言，下旨完婚，回京封赠。

此剧本事出于《清史·高宗本纪》所载乾隆南巡事。民间通俗文学作品中多有此类故事的演绎，如光绪十九年的上海五彩公司最早印行的清代著名侠义小说《乾隆游江南》（又名《万年青奇才新传》《圣朝鼎盛万年青》和《乾隆巡幸江南记》），写乾隆梦得江南才子，微服私访，却见赃官恶僧鱼肉百姓，遂借助绿林豪杰除贪惩霸；其中以戏曲作品编演传唱最众。据《俗文学丛刊》第108册戏剧类川戏总目，收录有成都学道街文集书林民国十七年（1928）刻本《乾隆王游江南》。版心题“皮罗当”。剧首有两幅人物线描插图，第一幅绘有乾隆王、李君奇、刘金莲，第二幅绘有刘小宝、西瓜宝、康子真。文字更多简体字和俗字，且更粗糙。两种版本内容十之八九相同，剧有15场，文集书林本曲目中多“取衣惹祸”，少“界牌献金”，《江南西瓜宝》一场首页有“民国十七年刊、成都学道街文集书林印”字样，在剧尾有“全卷完了、成都学道街文集书林印、戊辰岁秋九月校讎成韵”字样。^{[3] (P37-69)} 开头第一场先曾体仁出场，然后是上四臣排朝，富恒、彭成耀、曾体仁、子良四人分唱，接着才是乾隆皇上唱。第二场以彭成耀妻子与丈夫告别开场，刘正邦与妹妹刘

金莲上坟引出故事主线及其与当铺主管康子真、康子成的正面冲突。第三场康子成遇见刘金莲硬娶不成，一脚踹死，矛盾激化。至此，刘正邦告御状，皇上与彭叙话，黑骡子撞碎刘正邦一车碗，与双红堂故事接上意脉。但最后几场情节展开不及双红堂藏本详细。相较而言，双红堂藏本更完整。

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在各大剧种中均有演绎，以京剧和川剧为多。《京剧剧目辞典》录有许多关于这一故事的剧目，如《打乾隆》《甘凤池》《下江南》《皇帝充军》《乾隆下江南》^[4]等。这些剧目中，乾隆作为反角人物的较多；唯有《六飞南游》塑造了乾隆于杏花楼、舟船边遇难成祥、除恶救民的形象。《秦腔剧目初考》《中国梆子腔剧目大辞典·甲编明清剧目》录有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藏李长青口述抄录本、正生唱做并重戏《游江南》^[5-6]（P545, 558）又名《圣王访贤》。《俗文学从刊》第364册录有民国三年会文堂刊闽南歌仔戏《乾隆游苏州》一剧^[7]，与双红堂藏本川剧有脉络相同之处，即私访良民，当铺典物，贪官横蛮，而川剧情节更为曲折，人物更多，事件更为密集；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如落魄武举，身怀绝技的樵夫，豪侠仗义的客店主人，天真又不失世故的少年，讲江湖义气的狱卒等。而据《四川坊刻曲本考略》和《川剧剧目摭编》，《钵罗当》折子戏，有《皮锣当江南铍锣当》民国六年（1917）重庆张金山刻本；《江南铍锣当》民国十九年（1930）成都学道街文集书林重印森隆堂刻本，首图二帧；《江南铍锣当》民国年间文集书林印本四册；《游江南》四川省图书馆藏民国年间邛崃双发堂刻本；^[8]（P172-174）高腔大幕戏《乾隆皇帝游江南》，成都学道街文集书林民国十九年（1930）木刻本。^[9]（P481）

从《钵罗当游江南》的版刻面貌和故事源流铺展开来，讨论其在通俗文学创作领域里的叙述改编和故事扮演，可以看出戏曲与小说关注面向的不同，而在不同剧种的移植演绎中，以京剧和川剧为多，反而江南的戏

曲剧种择取表现的很少。这种现象，不知是因为帝王游江南的故事限阈在清末的江南戏曲剧种演艺中成为了一种禁忌？还是因为与京剧的接受面相不同，川剧因地域与文化上较远离文化统治中心地带而有了对故事发挥更大的自由度？总之，川剧形成了对这一剧目持续的关注热度，并以带有浓郁地方文化色彩的江南视野对这一故事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改编和传扬。

二、在权力与游戏之间

作为风靡民间的帝王故事，乾隆游江南被赋予了浓郁的民间色彩和民间理念，也同时呈现了民间对权力的再造与想象空间。此剧开场，乾隆夜梦一人手捧西瓜献之，并言“不自北来不自东，虽是西瓜长江中，无火得暖终何用，识者为宝万福同。”富恒解之为“江南有贤人”，乾隆遂起访贤之意，次日便与九门提督彭成耀南游。有意思的是，为了隐匿身份，堂堂皇帝变成了一个贩运珠宝的行脚商人，此后又成了被打劫的旅客、当客、游客、与江湖侠士为伍的无名旅人行者，访贤受难、遭劫被困、倚侠除恶。也正是因为失去了帝王的至尊，无论是自己遭难、还是他人蒙冤，庙堂之上的权力都已无法掌控和制衡其在市井和江湖边缘的游走。

乾隆扮作贩卖珠宝的游行商人，骑着黑骡子微服私访，不小心黑骡子踢坏了刘正邦的一车碗，从而牵出了一幅豪强势恶、草寇横行、知府贪赃、国舅爷倚势欺良、高人侠士义勇除恶的江湖乱象。且不说江南武举刘正邦的妹妹金莲在祭扫祖坟的路上被当铺主管康子真强抢强娶不成、一脚踢死，无处告冤；乾隆自己也多次遭遇江湖的凶险：先是与受乡邻接济上京告状的刘正邦相遇结伴行走，遭遇山中盗贼牛羊、马角，被打劫一空；接着彭成耀等人进城寻觅寄宿的客栈，却因挡了刚从知府内宴上大醉回家的康子真的道而起了冲突、反被势豪强掳，继而是端午节龙舟大会与康

子真发生口角；最凶险不测的是，乾隆典当皮罗却被以私钱兑官钱讹诈，欲赎回皮衣反被吊在西廊鞭打；最后竟被贪赃枉法的知府不问青红皂白收押在监。在江湖的游戏规则面前，在依靠金钱和蛮力谋衣食的掠地皮生意中，帝王的光环完全失去了魔力，庙堂的权力也根本无法操控岌岌可危的局势。堂堂帝王眼看着遍地的冤情惨案、满地的恶霸盗寇，却根本无法措手；眼看着身边的大臣被押、仆从失踪、臣子落难更是无法回护保全，甚至连自己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劫掠侮慢、坑蒙诈骗、私刑折磨而不能自保，不能自救。

然而，在庙堂之外，却有一股力量形成了与江湖恶势力的对峙与较量。打柴的刘小宝侠义出手，力战山中盗牛、马角，义勇救主，并暗中一路相送；店主李君奇周济“受难”者，打抱不平、率领民众捣毁当铺；更有义友陈忠、安邦拔刀护主，渡河遇难、力竭殒命；而隐士林君爱则相中上朝报信的西瓜宝，许亲赠银并界牌献金。最有趣的是，乾隆因久候彭成耀等三人不至，心急骑骡进城，见一旅店有富恒的题字，便入店投宿。见店家李君奇小儿“西瓜宝”聪明伶俐，遂收为义子。却不想，神童西瓜宝不仅慧结干亲，还在龙舟会上出其不意地平息了一场处于劣势的“帝王”和豪横“地方恶霸”之间发生的纷争，勇救陷入危境的义父。小孩童还一人只身前往大牢探监，当乾隆表白身份，命义子前去京城搬讨救兵，西瓜宝则不辞辛苦，千里跋涉，以黑骡为信，历经曲折，终于后花园巧遇得知圣上有难、命富恒为帅前去接驾回朝的陈娘娘，以一黄毛小儿赢得搬兵救主之胜。再加上坊土地、城隍化为乌鸦前去报信，江上大侠王星喜护西瓜宝进京，至尊的皇帝真是反过来借助了民间的智慧、高人的神力，依靠侠士的信义和群体力量，最终遇难成祥，逢凶化吉。

正如唱词所叙“我乾隆称南面，江南城中来访贤。彭卿保驾来游转，铍锣当内受了冤。快命皇儿回宫院。”乾隆微服私

访，混迹山林，与江洋大盗周旋，与绿林好汉为伍，放低姿态、潜入民间，为告状之人解疑，与市井小儿打趣；乾隆还混迹市井，与一方霸主交手，为庶民营生慨叹；南巡的皇家盛典，变成了民间“狂欢”的群体仪式。在这个狂欢的仪式上，市井众生成为了喧嚷的主角，而作为一个外部闯入者，站在观看立场上的乾隆的自我角色感几乎无法介入其中，以至于变成了市井生活的配角和注脚。于是，在庙堂与江湖、市井与山林的交叉地带，帝王的游弋受到异质权力的掣肘，不仅被江湖游戏极尽耍弄，而且路遇劫匪、游闲遭难、当衣被骗、赎衣被打，身家性命多担凶险、几遭不测。过去在朝堂之上呼风唤雨、招之即来的搬兵圣旨，在南巡途中屡受磋磨；过去皇帝随口喝令的封赠、许亲、赐婚的“权力授予仪式”，在南巡路上也先后被延宕、搁置。乾隆一旦卸下“帝王”的面具，权力神威即不复再现，在御林与绿林汇聚之地，江洋大盗、都头地棍，与宫廷大臣、御前钦差，在权力、游戏与娱乐中展开了博弈和较量，尤其是出没其间的侠士、侠盗、义友、神人斡旋权变，用江湖道行了断江湖中事，用市井行规化解市井迷局，用民间的智慧解决“民间问题”，完全没有了上层政治统治所能施展的机局和社会规范的制约。乾隆形象的下移与帝王权力的丧失，呈现了民间对庙堂的拆解和对权力的臆想。

三、江南图景与川地民俗事相

应该说，从乾隆说梦、富恒解梦开始，此剧就展开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江南社会全景图，并用各种各样的书写符号，将庶民社会的日常生活理念、民俗事相融入其中，特别是一些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场景的呈现，加之蜀中方言趣话的唱叙数落，更使此剧打上了浓郁的蜀中风味和川地生活印记。

剧中一些人物的命名，带有明显的教化倾向和伦理评价的意义，这也是民间惯用的书写符号。如那些总是在危难之际出手救难

的侠士，都有正邦、兴邦、陈忠、君奇、君爱等具有治政安邦、忠君报国意味的响当当的名字；而拦路打劫的两个匪人则名为“牛羊、马角”，充满了动物图像书写的符号，让皇帝的南巡变成了一场遭遇动物凶猛的历险。尤其是当铺管账康隆拙，人人称他“黄蜡丁”，以背脊有刺、食肉凶猛、昼伏夜出的鱼类黄蜡丁，来比附其外强中干、贪馋懒恶、投机钻营、欺行霸市，助纣为虐的个性，简直一语中的、形神兼备。而在朝堂上理政的君臣戏谑解梦、梦兆托贤；邂逅相遇、通灵神异的童子被认领义子；恶霸路遇民女、抢亲夺命，哀哀无告的小民绕开地方势豪投奔京城去告御状；赴京送信的西瓜宝投宿店家，不想却被林君爱纳亲招婿，还有乌鸦报凶、土地替鞭、城隍显灵、骡子搬兵、误上贼船、神人搭救、满门封赠等等，这一连串的情节埋伏和叙事套路，也完全是市井之间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以“妖怪学”来拆解官方政教、宣扬民间智慧的习见路数。当然，此剧用带有川地风味的语言，对一些特定场景加以渲染和呈示，更使故事唱叙趣味横生。如《三闯康贼》一场，当前去探路的彭成耀几人被绑在当铺，乾隆对店家唱道：“（生上，唱）这三人进城去不见来到，等得我这一阵心内好焦。行几步出店门往城内照，望不见他三人何处去瞧，进店来尊长贵（掌柜）你快来道”，这里的“不见来到”“心内好焦”“往城内照”“何处去瞧”“你快来道”，都明显带有蜀中方言加入修饰缀语、提升动作情态、声口毕肖的特征。又如《文武候驾》一场，借当铺杂役丑上场的打油诗“出城来抬起头四下观看，见一个鱼老翁站立江边，农夫们在田中长呼短叹，读书人口儿里诵咏诗篇，樵夫们那背上尽担柴担”，带有蜀中方言独有的韵味和节奏，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四民从业的渔樵耕读图，字里行间也隐约透露了民间的疾苦和底层的贫寒。

又如在《三闯康贼》一场，乾隆等待前去寻找客栈久不见回的刘彭诸将，自己步入街衢“辞掌柜进城来街道幽秀，不由人在

马上细观从头，户户家家店真来（乃）锦绣。大街上三市口齐结彩楼。店铺内摆珊瑚马老（玛瑙）纽扣，山海行卖海菜美味珍馐，药材堂人参封牛黄豆寇，珍珠铺金满斗又挂银钩，丹青铺书人物又画走兽，描花铺扎龙凤又扎绣球，这沿街好美景观之不透。”这一段唱词，用唱加数落的方式，借助“细观从头”的倒装说法、“乃”、“（来）”二音的讹音混读、“玛瑙”“（马老）”的别字口语，将一派琳琅满目的货殖景象、繁华热闹的行业景观，市井社会的纷繁万象，爽快伶俐地抖落而出，充分勾勒了江南民间社会的世俗商业图景和庶民生活方式。

在《龙串大会》一场，当乾隆王被鼓乐惊醒“出店来又只见人声吼响。吹的吹打的打鼓乐非常。问干儿因何事齐捞（闹）街上。江南城莫不是有大会场。”西瓜宝回说：“乃是端阳会河下喜幸。数十只龙船会河内耍灯。父爱走儿陪你睹睹美景。有班子在演戏又唱花灯。”接着生角乾隆唱道“这河下论男女难以分数，鼓乐声与笙箫声不住长呼，卖汤圆白如雪还卖李果，卖酒饭若无菜又有汤锅，河坎上红丝鲤还卖晋醋。有卖鸭有卖羊有卖鸡鹅。一时间观不尽所卖之物，龙船儿上上下下尽漂在河。头一只龙船儿办（扮）得不错，王家女见六郎估住招夫；二只龙船来诗词歌舞，却原来办（扮）的是天宝开科；三只船付氏女子劝夫诉苦，胡正明说的话笑杀（煞）满河；四只船办（扮）的是渔樵耕读，看起来又老气又还姑示（古式）；五只船装（妆）的是宋赵太祖，雷雄观救金娘路遇贼徒，想太祖走关东关西闯过，用红拳打出了锦绣山河。数十只龙船会力前全古，为王的观河下越看越多，奈此时西瓜宝未存（曾）一路，又恐怕我干儿未存（曾）看着……”，这一段虽渲染唱叙的是江南大赛龙舟，但街市借景、河内耍灯、花灯戏班、小吃名目、坝坝会场却神似蜀中风物，而“齐捞（闹）”“长呼”“汤锅”“观不尽”“估住”“古式”“未存”等具有浓郁川地风味的方言俗语的信笔拈用，更把带有蜀中地域文化印记的端午节川江龙舟灯会人

潮涌动、商贾云集、鼓乐齐鸣、千帆竞发、龙舟搭台、水中演戏的盛况，描绘得风光无限、妙趣横生。

《铍罗当游江南》将“游江南”的文化图景作为轮廓背景，而将蜀中风俗和川地民生书写容涵其间，不仅让读者和观众仿佛置身于江南与蜀中的交相辉映、次第叠影中，再造了一幅幅移动的、流走的“江南”；而且将我们带到了“江南图景”迁移中的延伸地带，敞开了蜀中作为域外“小江南”的生动画面。

《铍罗当游江南》为双红堂藏清末四川唱本 64 册之一种，与其他“乾隆游江南”的小说刊本不同，与其他地方戏的改编亦

大异其趣，将乾隆南巡的故事，置于独特的川地文化趣味和浓郁的地方民俗活动中，以民间的视野解构权力角色，在江湖游弋中表达了底层的淳朴和市井生活的复杂面相。其版刻独具样貌，故事独具风味，对“游江南”的主题和题材进行了民间的别解和延展，角色及群像塑造生动而富有个性，曲词对白因方言俗语的拈用，而显得诙谐多趣，呈现出江南文化迁移与川地风俗相交织的生动社会图景，对于了解清末四川地方戏创演及风俗民情具有极高的价值。

(责任编辑 薛雁)

参考文献:

- [1] 黄仕忠. 双红堂文库藏清末四川“唱本”目录 [D]. 日本: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第 148 册), 2005.
- [2]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出版志》[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 [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俗文学丛刊》(第 108 册)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 [4] 曾白融. 京剧剧目辞典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 [5]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 秦腔剧目初考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6] 山西、陕西等省艺术(戏剧)研究所合编. 中国梆子腔剧目大辞典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 [7]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俗文学丛刊 (第 364 册)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 [8] 刘效民. 四川坊刻曲本考略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 [9] 何得君, 段明. 川剧剧目摭编 [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